

MENG BALI

梦巴黎

● 徐刚著



MENG BALI



巴黎

● 徐刚著

(京)新登字 172 号

梦 巴 黎

徐 刚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9.625 印张 6 插页 197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册

*

ISBN 7-5059-1920-2/I·1344 定价:7.80 元

07/07/03

梦境与家园

——《梦巴黎》序言

韩作荣

徐刚从法国归来，从机舱里挪出脚步的下午，我已敲响了他的屋门。这是个焦灼且单纯的时刻，甚至没有时间诉说和伤感。手与手用力握着，我的另一只手在他的肩头重重地拍击了几下。这时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语言是那样苍白无力，成为阻隔，它无法描述心灵，也无法翻译繁复动态的情绪和喟然的长叹。

这老兄还是三年前的样子。只是脸黑了，黑得发亮，皮肤里贮存了太多的昼夜、阳光和水。环护头颅的垂肩长发已不复存在，那是遵夫人嘱，去医院探望她之前已剪削一番。而开天窗的颅顶依然像他的人一样坦白赤诚，固执得不着痕迹。

对于徐刚，归来之后头等重要的事情自然是尽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守护病中的妻子，往返于医院与寓所之间，为上小学的女儿起居餐饮操持。这是人的回归。如果说数年的萍踪终于落脚于坚实的土地，那乡情也如无根、无花的植物，如今

躯体已有了根须感。而妻子于紧张之后松弛开朗的面孔，小女儿脸上再也抹不去的笑意和朋友间真挚的谈吐，给了他最大的慰藉。这些，正是他漂泊的灵魂的纽带。他感到了最大的满足。他成为家庭夫男，无怨无艾无悔的家庭夫男，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一日三餐劳力，为油盐酱醋茶费心。可这老兄大抵只会做汤，甲鱼黄花鱼乌鸡猪肘白菜菠菜雪里蕻统统纳于砂锅开煮。好在肉和菜都烂在锅里，他也不会忘记放盐和佐料之类，那很有浓度的汤汤水水更能给人以滋养，整个“大拙若巧”，倒也把女儿养得白白胖胖，妻子在细心照料与调养中也日渐好转。

世事纷繁。尽管每天忙些想做、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琐事，朋友总要间或聚聚。茶余饭后，海阔天空一阵神聊，我突发感慨。既然一些不见经传的海外华人某个早晨突然成了畅销书作家，而以诗与纪实文学著名的徐刚，为何不以泊居域外的所见、所闻、所感形成文字？纪实文学需要高品位的作品。它不应当仅仅是耸人听闻的材料的堆积，也不应当是以主观意念形成骨架，然后寻找事例去填塞的虚妄的杜撰。它需要对现实的深层楔入、客观的审视，需要真切与情感的浸润，更需要对社会、人生的透澈的理解。非虚构文学大多是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人们对发生在自己或自己亲人身边的事情有一种血缘般的亲近感。而生活远比文学更为丰富多姿，正如哥德所言：“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于天才”。

鉴于这种状态，以《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等报告文学力作引起广泛影响的徐刚，没有续写尚未完稿的长篇，在操持家务之余又当起了“业余作者”。《梦巴黎》的写作便缘于

此。

作为最初的读者，这部作品我是随着他写作的进程断续读完的。且不说一些鲜为人知、光怪陆离的生活本身的采撷给人的震撼。作为聪明的执笔者，一般都会选择最动人的东西落墨，可现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则丰满多姿，更富于激情和穿透力，自然，激情的注入和作者是位诗人有关。同时，徐刚作为一个饱经酸辛困苦的磨难、仍具有独立精神品格的人；作为放逐灵魂于荒野却并未丧失操守的自由撰稿人，在极度的孤独与哀伤中信手涂抹着一幅又一幅如诗的画；他没有向任何人屈膝，以自己的矮小衬托别人的高大，没有发疯、沦落，这需要更有力量的因素——精神的撑持。徐刚就是徐刚，同时，他又是浪迹于巴黎的诸多同胞中的一员。切身的体验、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作家的慧眼与良知，使他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作为诗人，他可以与一枝玫瑰对话，用笔描绘梦境；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一个智者，他又能深入地洞察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体察入微，并进入一种哲思的境界；作为一个画家，他已不是最初的信笔涂鸦，画几竿生硬的竹子的徐刚了，而是满纸烟云、水气、气韵生动，一种淋漓尽致的倾泻，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心灵的轨迹。象征。玄奥。那是宽阔的胸襟，是高度抽象并于感觉中蕴含的大千世界……

对于这部作品，我不想做多余的摘引和条分缕析，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因为更有吸引力的是作品本身。由读者直接介入文字，去领略新奇与通透、宽阔与深邃，则比读这多余的话会更好。在此，我只将这部作品在《人民文学》1993年2月号刊发时，由我执笔所写的编者的话抄录如下：

《梦巴黎》是徐刚泊居巴黎三年归来后的第一部作品。

作为非虚构文学，读者会发现这些流离于域外的人物和你很近，会听到语言的呼吸，感觉铅字间骨骼的坚实与血液的搏动。这是人的文学，以近于残酷的真实，揭示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空间。梦中坠落的现实，光虚幻的遮蔽，当人的本性迷失，灵魂逃离躯体，追寻的唯一向度，只能是“根之所在、叶之所归”的家园。

作品的高度，还在于作家洞悉了人作为“类”的存在，所面临的恐惧与孤独。目睹豪华的城市成为肉体、大麻和病毒的集散地，人，敢不敢正视心灵的空洞里墨一样的浓黑？又到哪里去寻找安宁？透过文字，你会听到作家无声的呐喊，其良知的焦灼与叹息。

作品颇有意味处，是那些似乎随意道来的“闲笔”，见微而知著，于漫不经心中呈现了事物的质感。

梦是骇人的，可早晨是鲜活的。只要人能从梦中醒来。
是为序。

1993年1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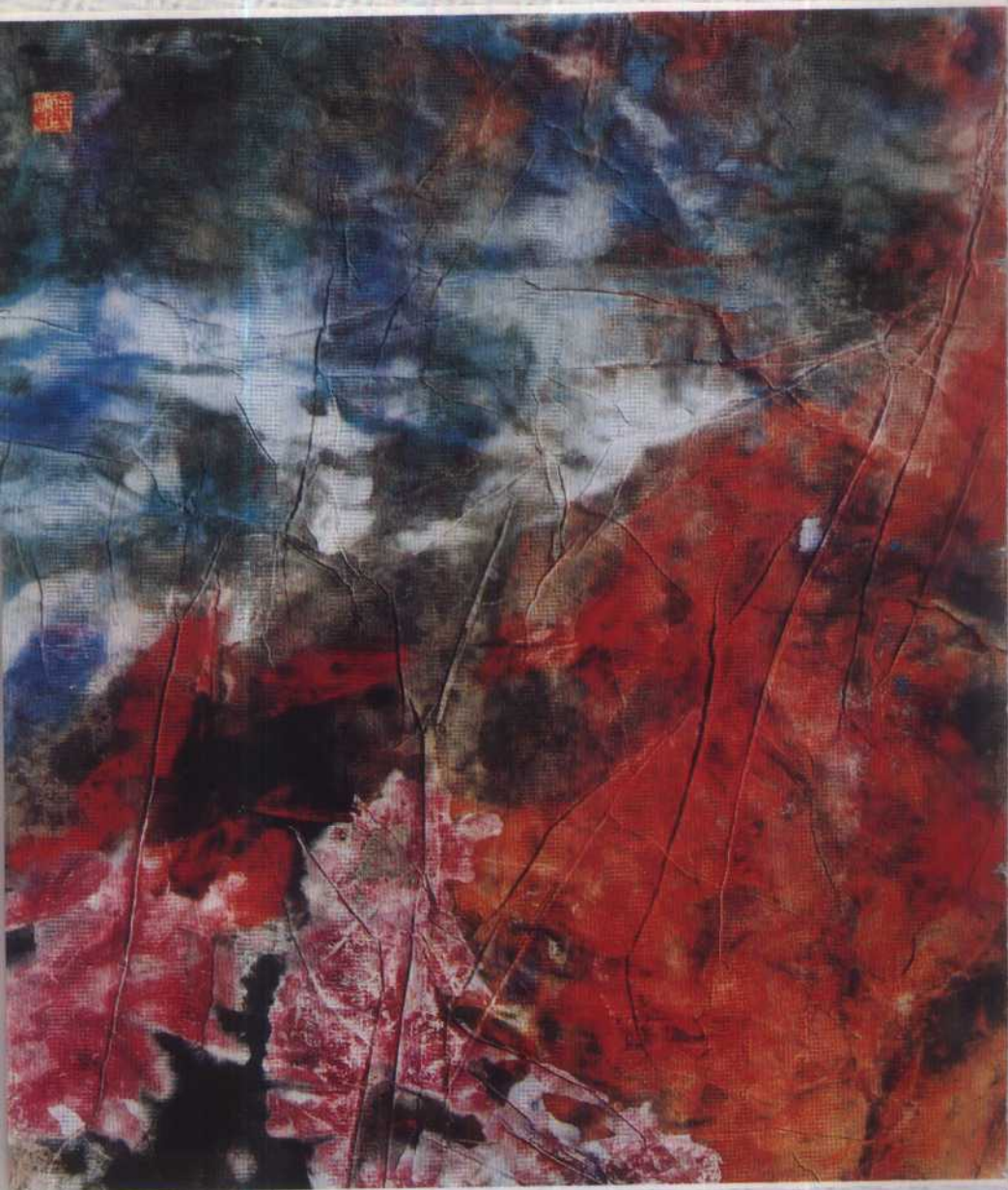
写于北京和平里北街寓所



作者在巴黎



《梦巴黎》组画之一



《梦巴黎》组画之二



《梦巴黎》组画之三



《梦巴黎》组画之四



《梦巴黎》组画之五



《梦巴黎》组画之六

1 多少人梦着巴黎，巴黎就像一个梦。

这是一个重叠、交叉的梦，各种色块各种线条自由散乱地超常组合。富裕和贫困，圣洁和肮脏，美丽和丑陋一起，大摇大摆地从香雪里榭大街从蒙马特高地白教堂下从巴黎圣母院门前擦肩而过。

巴黎的冬季太漫长，下不完的冷雨，很少有雪。春天十分短暂，如同街头第一片梧桐树叶落下冬天便来到一样，桃花开的时候，就是夏天了。

只有夏天才更多地见到太阳，有阳光的日子流浪汉们便雀跃。

他们从巴黎的地底下——五百多个地铁车站、废弃的地下电车涵道和无名的洞窟里走出来，他们是无业游民、醉汉、大麻客、光头帮、画家。报载这些流浪者的数字已超过 7000 人，他们已成为巴黎的负担，但有人说这是巴黎的景观。

人们，尤其是法国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些流浪汉，随着经济衰退法国失业人数超过 300 万之后，流浪汉们得到施舍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资料显示，在法国的外国移民中流落街头者还不到流浪者总数的百分之二，也就是说那些醉

鬼那些大麻客那些乞讨者，基本上都是法国人。

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尤其是孤寡老人总是沉默的，掏着地铁站里的几个垃圾筒，希望能找到残剩的食物；有一些人则永远自言自语，充分地表现着法国人演说的天才；还有一些人则坐在候车的椅子上，面对着每一列进站、出站的列车破口大骂；甚至当着匆匆来去的人们解开裤子掏出那活儿“哗啦哗啦”地小便。天热的时候，地铁站里充斥着便是这一种骚臭混和着劣质香水的、使人不得不掩鼻的气味。

当电视和报纸把新闻的触角伸向他们，并且惊呼“巴黎不再是美的巴黎”时，密特朗总统语出惊人：如果没有了流浪汉和醉鬼，巴黎就会少一种景观，他们的存在不必大惊小怪。

密特朗不失风趣和大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流浪汉们却并不感谢他。他们举着空酒瓶子大叫：密特朗爷爷，你带着你的太太、情妇和狗以及地窖里的香槟跟我们一起睡地铁吧！

一个胖胖的头发很短头上长着几个大脓包的中年女人，和另外一个永远满面红光满嘴酒气的男人半搂半抱着，把营地从地铁站搬到了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在一个阳光炽热的九月的上午。

我刚好坐地铁去圣·米歇尔大街买颜料，等车时目睹了五个醉汉争夺这个中年女人的打斗，这是一伙都已被酒精烧得稀里糊涂的人。他们中意识稍稍清醒一点的，便是酒和女人，而一个还不是老态龙钟的女流浪汉又必须得依靠一个男人。醉汉们醉亦有道——有一瓶酒必定是你一口我一口地轮番享用，谁也不允许独吞。据法国的朋友讲这一点他们做得很够哥儿们义气，而面对女人那就不一样了，于是便开打，歪歪

斜斜地打，很少能击中目标的打。醉汉们的眼睛里一定是天旋地转，有稍为清醒一点或年轻一点的醉汉，略施拳脚便可把对手们轻而易举地打趴在地上。

那女人很得意，从地上捡了个烟屁股，喷云吐雾，不时地侧过头去看一眼，看结果出来没有。她夹烟的手指头是灰黑色的，两个指甲上还有指甲油的残红，残红只有一点点，她把手指头举起来，烟屁股快要燃尽了，她让别人看看她也曾经染过指甲。

我远远地跟着他们，想看热闹，或者说我的心境跟他们更为接近一些。

那个酒鬼一到巴黎圣母院门口便走了。这个繁华地带的诱惑对醉汉来说是无法抗拒的，酒吧、咖啡巴，比比皆是，太阳伞下的游客们悠闲地举起手中的高脚杯，品尝着法国驰名的葡萄酒，还有咖啡，浓郁的香味丝丝缕缕地飘来。

他去找酒去了。

她伸一个懒腰，坐在花圃的水泥石沿上，用十个手指头在头发里抓了几下，头屑、烂纸、烟灰纷纷飘落。然后用右手挤脸蛋左侧的一个脓包，再把脓水象油漆匠一样一层一层地抹在花圃的绿色栏杆上。在脓包挤出血水之后，她捡起地上的一张废纸撕一个小角用舌头一舔，贴到了那个脓包上。

她开始脱去上身唯一的一件外衣，目光四射地看一眼周围的游人，再用两只手托着她那硕大的两个乳房，抖动、揉搓，口中念念有词之后，便开始寻找衣服上的虱子或者臭虫，抓住一只就用牙齿咬得崩崩响，这一切都做得利落潇洒，法国人总是很潇洒的。